



批评丛书

E pipingcongshu

必要的反对

李建军 | 著

必要的

反对

山东文艺出版社

Criticism



批评丛书

pipingcongshu

李建军 | 著

Criticism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必要的反对/李建军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2

(e 批评丛书. 第 2 辑/吴义勤主编)

ISBN 7-5329-2495-5

I. 必…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
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07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80×680 毫米 1/16
印张/22 插页/2 千字/344
印 数 1—3000
定 价 27.00 元



李建军, 1963年生, 陕西富县人。1986年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 并被破格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获硕士学位; 1996~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现当代小说评论。先后在各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百余篇。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的纪律》、《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及编著《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以及2002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冷淡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能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

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有自己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丛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字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 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〇〇〇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丛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人选名单。就连“e 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令人高兴的是，由汪政、晓华、郜元宝、李敬泽、阎晶明、谢有顺、何向阳、洪治纲、王光东、施战军等十一位批评家组成的“e 批评”第一辑一推出就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无论从学术效应还是从发行销售情况来看，都可谓取得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编好“e 批评”第二辑的信心。此次，王彬彬、张新颖、王干、张颐武、李建军、杨扬、张清华、黄发有、贺仲明、张学昕十位成就斐然的青年批评家再次汇集到“e 批评”名下，我相信，他们的批评业绩和他们个性化的批评风格一定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 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2005 年春节于济南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代自序）

李建军

对常识的无知，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我经常读些文学以外的书籍。我得承认，我从那些哲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伦理学著作中收获到的知识，体验到的乐趣，远比阅读粗制滥造、名不副实的小说作品要多。

卡尔·科恩的《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论述优雅而从容，判断明快而亲切，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科恩谈论的是常识性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却朴实而深刻。例如，他说，一个信仰民主的人，应该培养这样一种“心境”，“即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事实、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无改善的余地”。他认为，“相信错误难免，是民主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气质中最根本的一点，因为否定任何政党的绝对明智，就会鼓励一切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如果认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绝对正确，那就只有把管理一切事务的权力都交给他们才合乎推理。对相信错误难免的公民来说，在根本问题上进行辩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至当不移的”，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应该是民主国家的每一个官员的家常便饭。那是一个负担，但应作为管理好政府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他最后的结论是：“理想的情况是社会成员与他们选出的官员间存在着互相信任与互相忠诚的关系，但成功的民主却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他的这些精辟的观点，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文学上的道理。对文学批评来讲，他的见道之语显得尤其恰当、可靠：民主的“心境”和“气质”，无疑也是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写作也是一种权力，而作家则是拥有和使用这种权力的人。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想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

任中就必须“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洛厄尔曾说过：“高明的怀疑态度是一个好评论家的首要品质。”

事实上，在文学领域，批判的精神和反对的态度，不只是有助于防止作家滥用写作的权力，从积极的方面看，清醒的质疑和反对，也是创作的助力：那些胸怀开阔的、善于倾听批评意见的作家，正是借助反对性的批评，来发现自己创作中的问题，警觉地避开被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遮蔽的盲区和陷阱。王若虚诗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是否具备质疑的态度和反思的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盲目的随顺和简单的认同，是一种懒惰的习惯，本质上是反阅读的。因为，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充满张力感的对话，只有站在反对的立场，经过批判性的考量，读者的阅读才能摆脱粗糙而幼稚的性质，才能被升华为深沉而丰富的内心体验。反之，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必要的反对意识，那么，读者不仅很难进入作品的渊然而深的灵境，体验到丰富的精神愉悦，而且，还会因其盲从而使阅读领域的深废浅售、鱼目混珠的情形更加严重。

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占上风的，是一种乡愿式的公允执中的“心境”和乐道人善的“气质”。妥协、折中、苟安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主宰的意义。《老子》中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告诫人们：“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于是，克制自己的情感表达，遏抑自己的言说冲动，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人生规训。沉默和隐忍、麻木与冷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在在可见的精神风景。基于正义和良知的不满和愤怒，反被视为缺乏生存智慧和处世策略的表现。坦率地批评别人的缺点，尖锐地抨击社会的残缺，更被认为是不懂得与人为善的莽撞行为。长此以往，坦率地表达反对意见，竟然成了一种令人危惧惕厉的禁忌。就连阮籍这样的“不拘礼教”的叛逆者，也“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什么办法呢，反对的行为总是鲜有例外地给反对者带来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无怪乎孟子要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喟叹似的疑问里，有深哀剧痛存焉！

为了避免因言获罪，推尚克己隐忍，避忌怒火中烧，便成了聪明的人

们全身远祸的妙诀良方。那些高举“宽容”旗帜的智者，大为不屑地嘲笑着从青春激情里升腾起来的愤怒，还送给它一个时髦的雅号：“愤青”。然而，这样的嘲笑是浅薄的，是对青春的侮慢，是对愤怒的亵渎。因为，充满向往的不满和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精神现象。一个社会，倘若连青年都失去了不满的感觉和愤怒的激情，那么，它必将因此而丧失勃郁、雄健的生命力，必将沦为一个衰朽而令人绝望的社会。让我们倾听并记住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的诗句：“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是的，正是在“出离的愤怒”中，鲁迅才爆发出自己的“不能已于言”的“呐喊”；正是因为难以无动于衷地生活，胡适才将“宁鸣以死，不默而生”当作自己的绝对原则。伟大的文化先驱用自己的行动，昭示了一种现代性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命令。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敢于“愤怒”地显示自己月旦春秋的勇气，敢于大胆地点燃自己臧否人物的激情。

是的，愤怒的激情，反对的冲动，是一种健康的“心境”和庄严的“气质”，是不应该被嘲笑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时代的作家才会写得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粗俗无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才会如此俯仰随人，如此信口雌黄；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愤怒和反对，我们的读者的鉴赏力才始终停留在幼稚而简单的水平上。如果对这些事实有了基本的了解，我们还会满不在乎地嘲笑“愤怒”的激情和“反对”的勇气吗？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在基于信念和责任的反对中，我们才能切实地体验到做人的自由和尊严。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通过反对，我们才能跨进真理的门槛，才能摆脱隐藏在谎言背后的灾难。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在反对的土壤上，文学的种子才能正常地发芽、绚烂地开花、丰硕地结果。

目 录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1
为什么反对是必要的（代自序）	1

第一辑

随顺的平面化写作	
——论陈忠实的前期创作状况	3
没有装进银盘的金橘	
——评《沧浪之水》	18
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	
——以残雪为例	27
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	
——评《看麦娘》	37
是大象，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50
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评《尘埃落定》	67
尴尬的跟班与小说的末路	
——刘震云及其《手机》批判	90
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	
——评《废都》	97
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写作	
——再评《废都》	113
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写作	
——三评《废都》	126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134
-------------------------	-----

第二辑

关于名气	153
关于酷评	158
写作的教养	162
文学因何而伟大	164
当代小说最缺什么	166
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	175
崇高的境遇及其他	177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187
当代文学亟须向外转	196
不从的精神与反对的自由	198
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	202
虚构不如写实，长篇不如中篇 ——二〇〇四年小说写作一瞥	212
陶醉的权力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	223
镜与真：当代文学的一种整体性匮乏	229

第三辑

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	233
论小说修辞的道德效果	242
论小说修辞的主题效果	256
论小说的说服力	275
在谁的引领下节日般归来 ——巴赫金的作者与人物关系理论批判	280
丛林四周的封锁线 ——亨利·詹姆斯的“展示”理论批判	294

整体性、世界观及其他	301
在“描述”和“评价”之间摇摆	309
不及物动词的囚徒	318
卢伯克的标杆	325

跋：做文学的守护神

——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	邢小利 332
-------------------	---------

第一辑

随顺的平面化写作

——论陈忠实的前期创作状况

陈忠实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阶段、过渡阶段及写作《白鹿原》时的后期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时间最长。从他一九六五年初在《西安晚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夜过流沙河》，直到他开始准备创作《白鹿原》的八十年代后期，都属于这两个阶段。而前期阶段与过渡阶段的分界，则以一九八五年《蓝袍先生》等作品的创作为标志。可以说，陈忠实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创作的前期阶段。

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他的小说创作状况是怎样的呢？他在这个阶段创作的小说，与过渡期阶段及创作《白鹿原》的后期阶段，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无疑既有助于我们认识长期拘牵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些框套和观念，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吸纳成功的经验。总体上来看，陈忠实前期的创作并不成功，是个问题阶段，充满失误的阶段。从数量上来看，他这个阶段的作品不能说不多，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的思想，缺乏把握、分析生活所需要的个人的视境和价值体系，缺乏批判精神以及纯熟的技巧和经验，他这个阶段的小说总的来说还处于探索的过程，还处在通往成熟境界的路途中。陈忠实这个阶段的小说中的局限，反映了中国在特定时期相当一大批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并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所以，分析陈忠实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具有从整体上认识那个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意义。

一、对生活的浮泛的表象化记录

陈忠实前期阶段小说创作的叙述时态，基本上属于现在进行时态，但他并不是对当下正在经历的生活，进行完全自由的、基源于个人视境的独立的观照和叙述，而是相反，作者的意识和眼光，往往受外在的权力意志



和主流话语力量的控摄，这使他的小说缺乏意义深度，缺乏生动、逼真、富有个性内涵的饱满的人物，缺乏真实、可信的情节，这些不足使他的创作长期滞留于记录外在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表象的初始水平和幼稚阶段。虽然我们偶或可以从他这个阶段的小说中，读到不乏诗性意味的对农村自然风光的描写，偶或可以读到对个别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传神、生动的描写，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形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海明威说：“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认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①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事实上，不仅人物，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都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而不是对虚假的时代生活匆促地作表面化的记录，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不会包含对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品质，或真理性内容。海明威说作家“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真实”^②，强调的依然是要忠实于自己的经验，而不是趋附于外在的虚假的生活表象。然而，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创作，似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不是以自己消化过的经验作为创作的依本和基源，而是随顺外在的流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风气来理解生活，来展开叙述。

《南北寨》是陈忠实在所谓“新时期”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虽然写于一九七九年，但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七十年代初期。“低产的社会主义的北寨”和“高产的修正主义的南寨”构成了冲突的双方。由于作者已经是站在七十年代末期来返顾一个逝去了的时代，所以，北寨的不务实际的领导人物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被否定的对象，而不追风不盲从的南寨大队长吴登旺和支部书记常克俭，则清醒地、坚决地抵制错误的政治路线，终于领导全队社员务实苦干，赢得了粮食的丰收。这完全是以外在的意识形态尺度来构织事件、描述事件、塑造人物，情节具有虚假的性质，而人物也显得虚伪。作者的视点还依然滞留于一些具有所谓“时代”色彩的外在事件上，而尚未深入到人物的心理层面，还没有聚焦于人物深在的情感世界。人物的反应具有机械的性质，受一种人为设计出来的

① 董衡巽编：《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② 同①，第15页。